



壹
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是一张钧沉今古的时空长卷；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是一片隐者的江湖；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”是一场永无归期的思念；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”是一腔激愤难抑的热血；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是一条壮志未酬的英雄末路……

这些刻在诗词里的一场又一场雨，或浸润了一种心情，或惊艳了一段时空，或明媚了一个季节，或厚重了一页史册。

那么，有没有一场雨，能阔大无际笼罩苍茫大地，滋生万物生灵；有没有一场雨，能绵长如一缕相思，直到穿透历史，永远都不会停歇呢？

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的一场冬雨就是。阔大而绵长，打湿了从湖湘到整个大清的版图；超越了时空，今天依旧还在传递着“学以致用”的哲思。

这一年，一个寒冷的冬夜，长沙府安化县一陶姓数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正在无边的夜色中沉睡。偶尔的几声犬吠，烘托着宁静。而随着犬吠声变得越来越急切，红色的火光切破黧黑的夜幕，人声开始鼎沸。

“着火了！着火了……”

惊叫声、慌乱的脚步声和火焰燃烧时的“噼啪”声，打破了山村宁静的夜。就在村民们惶然无计的时候，一声惊雷响起，一场滂沱大雨从天而降，大火瞬间就被浇灭了。而也是此时，村里另一户人家，秀才陶必铨的大儿子刚刚呱呱坠地，看到这种情境，陶秀才便给儿子起名叫“澍”。“澍”的含义是能够使万物复苏的及时雨。这则在湖湘流传甚广，且佐以陶澍父亲日记的传说，显然是为清朝名臣陶澍的出生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。

这一年，距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发布“一口通商”令已经整整过去了21年。闭关锁国的20多年里，人类近代史已悄然翻开扉页；世界经济、科技、文化正在发生深刻变革；而依旧还沉醉在“康乾盛世”里的大清王朝像一块荒芜的土地，更加需要一场苏醒万物的“及时雨”！

陶澍注定就是这场苏醒万物泽被天下的雨，不管是历史选择了，还是他顺应了历史，如今这世界都终已如他所愿。

道光四年(1824年)的冬天，往年早已进入枯水期的黄河却异常丰满。随着一道闪电撕破低沉灰暗的天幕，倾盆大雨霎时从天而降，狂风推动着暴涨的黄河水决堤而出涌入洪泽湖，淹没了淮阳二郡的万千生灵，阻断了大运河这条南北漕运通道。北方军队和京城皇室贵族吃的粮食和盐、用的布匹等重要物资几乎都是通过漕运送到北方，一日不可或缺。

“诸位可有良策？”一筹莫展的道光皇帝把探寻的目光望向各位大臣。有的说要加派民工去疏通运河河道，有的说要渡过黄河再走陆路沿途转运。但这些方法道光自己早就想过了，光是运输途中的漫长时，即使不算耗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，都让人等不起。

“启禀陛下，臣以为当下走海运才是最实际有用的方法。在当地征调吨位大些的民船，从安徽江苏等地征收的漕粮可以直接上船运到天津，这样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，缩短了运输时间，还可以增加单艘船只的运载量。”

“还是这个喜欢干实事的陶澍懂得朕的苦心啊！”道光皇帝不由得暗叹，循声望向刚从安徽巡抚任上调任江苏巡抚的陶澍。而陶澍的提议还是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，表面的理由之一就是乾隆时发布的“一口通商”令是禁止民间海运的。然而还有比陶澍的提议更加实用有效的办法解燃眉之急吗？没有。

在道光皇帝的支持下，陶澍共计雇用各种海船1563艘次，装兑漕米1633000余石，由吴淞出崇明、余山，北放大洋，趋成山，转之界，以达天津。水程四千里。这次海运虽然仅仅维持了短短两年，却让已经闭锁了70年之久的大清王朝和国人再次清晰地看见了海运不可估量的前景，为即将到来到的海运贸易时代积累了大量的航海资料，也为近代民族船舶制造预埋下了伏笔。

陶澍在这次海运中展现的务实与担当，让道光皇帝以及官员们都不由得回想起这位官职不高、其貌不扬，说一口“长沙腔”的文士，这些年做过的一件件政声远播的事来……

“澍”的含义是能够使万物复苏的及时雨，陶澍就是一场潇湘的“及时雨”。凡是有他走过的冬天，都会回暖；凡是有他走过的沙漠，都会醒来；凡是有他走过的地方，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种子都会生根发芽；凡是有他走过的地方，都是潇湘……

何处不潇湘

关 晖



插图何朝霞

贰

嘉庆十九年(1814年)，陶澍任江南道监察御史。

“乃近日风气，因循者尚复因循，怠玩者依然怠玩。即如亏空之案，甫经查办，而新款又有亏空……”

“上司不能正己率属，则不肖之州县既有所挟持以无恐，而循良之州县又有所牵掣而不能前……”

“夫今之州县，疲精于奔走承应之中，救过于纸札文书之上。十人而聚，无语田桑者焉。百人而聚，无语教化者焉。其于百姓，则鱼肉也；百姓视之，亦儿狼虎也……”

“若不正本清源，以身率属，而徒以不肖之州县为解，恐吏治终无起色也……”

上任不久，陶澍就连续上了九道痛陈州县弊政、请求整饬吏治的折子，一时官场震动。

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，还是这一口“长沙腔”的文士任川东兵备道。当时的川渝之地私盐贩运猖獗又帮派林立，是出了名。兵备道治所驻于重庆，这里“扼大江之衝，估舶鳞集，私泉出没，犷悍繁剧”。陶澍采取放低官盐价格打击私盐；每日坐堂，有诉立讯，快速判决，短短数月就清空了积案；整顿吏治，严禁官员扰民累民；整顿县安，实行宵禁；发放粮饷，赈济巴县达县灾民。不到一年，渝地便出现了政通人和、市面繁荣的局面，令时任四川总督蒋攸钰刮目相看。

道光元年(1821年)十一月，还是这位“长沙腔”任安徽布政使。在抵达安庆的首日便开始整顿吏治，开始清查安徽钱袋子和粮袋子。十二月上奏折指出：“安徽钱粮亏空，糶糶甲于于澧，过九江，至于东陵”是《尚书·禹贡》里的一句话，很不好理解，澧州本地的生员也答不出来。为了鼓励学子学会在实践中解决问题，陶澍就带着生员们从水网密布的安陆乡开始梳理，环八百里洞庭湖，走松滋河故道，从枝江去追根源，回来后再命题写论文，陶澍自己也与生员一道写了一篇，理清了澧水、洞庭湖、枝江、九江、东陵和沱江的历史上变迁的脉络。

“请教老师，族谱这么厚，人员关系又庞杂，这序言我还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笔呢！”

一领了族长命令的皮姓生员夹着本新修的《皮氏族谱》，满脸苦涩地挠着头请教陶澍。当时民间修族谱是很普遍的事，族谱前面的序必须要做到高度凝练，又能适当讲述族谱的全貌，还要兼具文采显示家族深厚的人文底蕴。陶澍看着皮姓生员苦恼的样子，从他手里接过族谱，伸出修长的手指逐页翻看。

“这可是读书人的一项基本功啊，我们不妨每人写一篇来试一试吧？”陶澍转身看着台下的学子，并当即写了篇序言范文。短短的几百字中，不仅从中了解到了姓氏的演变史，还解释了“百姓”一词的意思，知道了皮氏的源

于澧，过九江，至于东陵”是《尚书·禹贡》里的一句话，很不好理解，澧州本地的生员也答不出来。为了鼓励学子学会在实践中解决问题，陶澍就带着生员们从水网密布的安陆乡开始梳理，环八百里洞庭湖，走松滋河故道，从枝江去追根源，回来后再命题写论文，陶澍自己也与生员一道写了一篇，理清了澧水、洞庭湖、枝江、九江、东陵和沱江的历史上变迁的脉络。

各省，从前五次清查，仍多不实不尽。疲玩因循，遂成累痛……”

安徽夏水泛滥，他带头捐银并号召乡绅捐资赈灾；组织灾后自救，补种杂粮，补插晚禾。

为了兴修水利，治理淮河、洪泽湖水患，陶澍不仅多方筹措资金，还亲自登上涂山和八公山山顶勘察，几乎踏遍了当地所有的圩、垸、堤、坝……

一桩桩、一件件实打实的事，从南到北，从陕西、四川到安徽江苏，陶澍所到之处，倒还真像是一场又一场及时雨呢！想到陶澍的经世之才和这些年来出类拔萃的政绩，道光皇帝仿佛看到了希望的微光。

他对陶澍说：“朕所以调任江苏者，观汝颇可干济，藉资整顿。汝其实力实心，以渐而入。通省吏治、民风，全系于汝一身。而用人，更为当事之急。勉之，慎之。”从这一字一句中可以看出道光对陶澍才能的赞赏，以及对陶澍主政一方的信任。陶澍除了筹议漕粮海运、整顿各州县吏治和民风，还赴淮阳，大力赈济灾民，积极整治漕务积弊，疏浚漕运通道。同时，兴修书院，重视教育。陶澍实地踏勘了吴淞江、浏河、娄江这三条太湖入海的水道，对不合水情、影响泄洪的吴淞水闸进行整改，对娄江被占河造田的地方勒令退田还河，疏浚淤堵的浏河，太湖水患终于得到了治理。

道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，他在奏折上说：“……亲往勘抚，经历败坏、积潦之中，酷暑熏蒸，所受潮湿更甚，以致旧疾复发，时寒时热，间有昏眩。”任江苏巡抚五年，陶澍不负道光皇帝之重托，事必躬亲，以于澧，过九江，至于东陵”是《尚书·禹贡》里的一句话，很不好理解，澧州本地的生员也答不出来。为了鼓励学子学会在实践中解决问题，陶澍就带着生员们从水网密布的安陆乡开始梳理，环八百里洞庭湖，走松滋河故道，从枝江去追根源，回来后再命题写论文，陶澍自己也与生员一道写了一篇，理清了澧水、洞庭湖、枝江、九江、东陵和沱江的历史上变迁的脉络。

“请教老师，族谱这么厚，人员关系又庞杂，这序言我还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笔呢！”

一领了族长命令的皮姓生员夹着本新修的《皮氏族谱》，满脸苦涩地挠着头请教陶澍。当时民间修族谱是很普遍的事，族谱前面的序必须要做到高度凝练，又能适当讲述族谱的全貌，还要兼具文采显示家族深厚的人文底蕴。陶澍看着皮姓生员苦恼的样子，从他手里接过族谱，伸出修长的手指逐页翻看。

“这可是读书人的一项基本功啊，我们不妨每人写一篇来试一试吧？”陶澍转身看着台下的学子，并当即写了篇序言范文。短短的几百字中，不仅从中了解到了姓氏的演变史，还解释了“百姓”一词的意思，知道了皮氏的源

于澧，过九江，至于东陵”是《尚书·禹贡》里的一句话，很不好理解，澧州本地的生员也答不出来。为了鼓励学子学会在实践中解决问题，陶澍就带着生员们从水网密布的安陆乡开始梳理，环八百里洞庭湖，走松滋河故道，从枝江去追根源，回来后再命题写论文，陶澍自己也与生员一道写了一篇，理清了澧水、洞庭湖、枝江、九江、东陵和沱江的历史上变迁的脉络。

“请教老师，族谱这么厚，人员关系又庞杂，这序言我还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笔呢！”

一领了族长命令的皮姓生员夹着本新修的《皮氏族谱》，满脸苦涩地挠着头请教陶澍。当时民间修族谱是很普遍的事，族谱前面的序必须要做到高度凝练，又能适当讲述族谱的全貌，还要兼具文采显示家族深厚的人文底蕴。陶澍看着皮姓生员苦恼的样子，从他手里接过族谱，伸出修长的手指逐页翻看。

肆

“唯楚有材，于斯为盛。”对联文化深植在湖湘的土壤中，无论凡俗百姓还是达官秀才，几乎都能弄出几句“急就章”。陶澍自幼有对联“神童”之称，他长期随私塾先生父亲学习，一天，在父亲任教的村子里新开了一家油榨坊。榨坊老板来请陶父写一副油榨坊开张的对联，陶父恰巧不在。11岁的陶澍上前施礼：“我可代笔么？”榨坊老板有点不信，还是答应让他先试一试。陶澍便在摊开的纸上写下：赚钱要紧，发财靠尖。“紧”和“尖”在湖湘地区都有节俭和小气的意思。老板皱了皱眉，觉得有点俗，问他还有没有雅一点的。陶澍略加思索，又在纸上写下了“榨响如雷，惊动满天星斗；油光似月，照亮万里乾坤”，油榨坊的老板见到此联，一扫脸上的疑惑，拍案叫绝，人们见到这副对联无不称赞。道光十七年(1837年)，已经两次不第的落榜举人左宗棠正主讲醴陵澧江书院。陶澍在前往江西的路上，决定转道醴陵回长沙安化祭拜父母。朝廷大员驾临，醴陵知县哪敢怠慢？于是赶紧叫人为陶澍安排住宿的馆舍，不仅按着陶澍的喜好从家具到日用品都换成了全新的，就连馆舍的里里外外也粉刷一新。

安排妥当后，醴陵知县带着师爷亲自仔细地检查了几遍，仍然感觉还是缺少了什么东西。

“陶大人从小就是对楹联出名的神童，是不是还需要在馆舍的大门上挂副对联呢？”

师爷的话就像一剂开悟药，知县大人兴奋地一拍大腿，大喊一声：“对了！就是缺一副对联呀！”可是话刚出口，眉头又皱了起来。

偌大醴陵县，又有谁能撰写出一副能入总督陶大人法眼的对联呢？知县在心里把醴陵的一帮秀才贡生翻了个底朝天，但还是没一点头绪，只好先闷闷不乐地休息去了。

“知县大人，我找到写对联的人了！”第二天早，晚上半夜未眠的知县还未起床就看见师爷一脸兴奋地跑进来。

“快说说，是谁？”知县一听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连声催促。

“大人您忘了那个名唤左宗棠的落第举子正在我们醴陵的澧江书院吗？”

“噢呀！光顾着我们醴陵本地的几个秀才生员了！”知县猛然一拍大腿，赶紧洗漱了一下便和师爷两人匆匆赶到澧江书院，找到了左宗棠。

听了知县大人的来意，此时的左宗棠哪里敢回绝？再说，陶澍的大名对左宗棠来说，早已如雷贯耳。左宗棠沉思了一会，又联想到陶澍从长沙府走上仕途和屡次受道光皇帝召见的从政经历，铺开宣纸，提起毛笔，饱蘸墨汁，笔走龙蛇地写下“春殿语从读书的地方，也是梦开始的地方。”

“是啊，大隐于朝，小隐于江湖。有谁知道世人眼中高居庙堂的我，心中却依然是家乡长沙府岳麓书院里，那个一心要读有用之书，做经世之才的少年？”

看着道光皇帝题写匾额的“印心石屋”，这四个从长沙出发陪他走过半生风雨的字，陶澍不由得思绪如潮……

“启禀总督大人，乃我岳麓江书院的主讲左举人所撰。”通过知县的引见，左宗棠终于和大名鼎鼎的陶澍见面了。

一个落第举人，一个两江总督，陶澍毫不介意二人地位的悬殊，跟眼前这个叫左宗棠的年轻人一见如故，纵论古今天下大事。从中午一直谈到日落西山，依然谈兴不减的陶澍将本要回书院的左宗棠留在行馆住下，继续秉烛夜谈，相见恨晚。

通过这次交往，陶澍记住了左宗棠，觉得他就是一位“奇才”。当得知左宗棠要到京城参加会试，在临别时再三嘱咐：“不管会试能否榜上，你一定要绕道南京来找我。”

次年，会试又一次落榜的左宗棠依约绕道南京特意拜会了两江总督陶澍，两人又是一番促膝长谈后，问及家事，当陶澍得知左宗棠的女儿与自己儿子的年龄差不多时，竟毫不避讳门第差距地对左宗棠道：“幼子与令媛年龄相仿，不若你我结为亲家，如何？”

“总督乃国之柱石，而宗棠不过一介书生，此事万不敢受……”自觉身份低微的左宗棠连连婉拒。

陶澍对左宗棠说了一句“汝他日之成就必成倍于我”，这句话最终被历史证明。陶澍病逝后，贺熙龄请左宗棠到陶家做陶澍幼年的儿子陶树枏的先生，左宗棠毫不犹豫地点了头。在授课之余，饱览了陶澍留下的

丰富典藏以及曾经的奏疏等，从中了解了很多世事和官场的得失，这对他的事业大有裨益。这则因一面对联而识人才的故事在湖湘广为流传，让人在感慨之余又敬仰顿生。

晚清另一位名臣胡林翼童年时，时任川东的陶澍任取结束返京途中便顺道回湘省亲。路过长沙，拜访好友胡达源，陶澍见到年方8岁的胡林翼活泼机灵，便询问他都读了哪些书，然后又出了几句上联，谁知胡林翼竟然都对答如流。被陶澍“惊为伟器”，不仅当场跟胡家定下了姻亲，还一直为其延师着力培养，胡林翼也终成大器。

作为一代楹联大家，在湖湘乃至全国，与陶澍有关的对联和故事数不胜数；而每一副对联和故事几乎都蕴藏着他学以致用、学以经世的思辨。

也是嘉庆十九年陶澍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，在官衙厅堂书一自警联：“绕案风清，尘埃扫除吏牍；举头日近，光明洞照吾心。”

还有一副他一直当作座右铭的对联：“要半文不值半文，莫道无人知者；办一事须了一事，如此心乃安然。”以联明志、以联言事之心，通过这两副对联跃然可见。

陶澍题写的对联几乎遍及湖湘和他任职过的地方。

题长沙北极阁：“楼高但任鸟飞过；窗小先将月送来。”

题汉口长沙会馆：“隔秋水一湖耳，看岸花送客，檐燕留人，此境原非异土；共明月千里兮，记夜醉长沙，晓浮湘水，相逢好话家山。”

题苏州沧浪亭：“歌咏若斯，我辈自宜留地位；风光如许，诸君何以答升平。”

北京、上海、安徽、江苏、重庆……留下的每一处传世楹联，也留下了湖湘文化的印迹。在陶澍“经世”思想影响下，魏源、胡林翼、左宗棠等一大批湖湘人才开始在近代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。

“鸕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”又是一个在异乡的早春二月。年前刚过完60岁生日的陶澍处理完公务，疲惫地靠在督府署衙的圈椅中，回想着自己这一生那么多年的行色匆匆，听簌簌的春雨打湿窗外老柳，浅草和瓦楞的声音。恍惚中看见父亲正牵着他的手，跨过岳麓书院高悬的门槛，听见琅琅的读书声从“印心石屋”的一笔一画里传出来，落在耳中……忽有料峭寒风吹过，陡然醒来的陶澍顿感半身挪动艰难，一旁的随从见状连忙将他搀扶回到内堂的居所，延医诊治。

“大人这是风痹，应抽以针石缓图之，尤须静养。”医生替陶澍扎完针灸后又再三叮嘱。

养病半年之后，病情稍有好转的陶澍便不顾一路旅途劳顿，回到家乡，回到岳麓书院。“万里乘风去复来”，当年的垂髫童子，归来时已是老病暮年。也许是自感来日不多，在长沙的日子里，他不仅在岳麓书院里重建了先祖陶侃曾读书过的杉庵，并摹刻了家藏的宋拓本《麓山寺碑》，将之嵌在庵内。做完这些，陶澍又看了看三年前摹刻在白鹤泉上方的御赐“印心石屋”，感觉病体也轻松了许多。

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”潇湘亲友如相问，冰心一片在玉壶。当陶澍拖着病痛的脚步离开岳麓山，启程前往两江总督署的时候，一场雨也正笼罩潇湘，仿佛在他为他送行。

道光十九年(1839年)，六月的南京大雨倾盆，两江总督署内，陶澍一手举荐的继任者林则徐躬身在亦师亦友的陶澍榻旁，弥留之中的陶澍将他的手重重地握了三下，什么也没有说出口，便溘然而逝。只有林则徐知道，那是陶澍与他时代的约定。因为也就在同月，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滚滚浓烟就遮蔽了广州城。紧接着的次年(1840年)，鸦片战争爆发，中国近代史在这场狂风暴雨中翻开了屈辱的第一页，也是开始苏醒的一页。

“试上超然台上望，半壕春水一城花。烟雨暗千家……”是东坡的心情；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”是李煜追忆的时空；“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”是李易安的花季；“江雨霏霏江草齐，六朝如梦鸟空啼”是韦庄笔下空寂又沉重的一页家国往事……这些千姿百态的雨都已经成为过往，只能在唐诗宋词里去寻找它们的点点滴滴。唯有陶澍，这场来自潇湘的“及时雨”，凡是有他走过的地方，都会回暖；凡是有他走过的沙漠，都会醒来；凡是有他走过的地方，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种子都会生根发芽；凡是有他走过的地方，都是潇湘。恰如谢逸的一句词：“淡烟疏雨随宜好，何处不潇湘？”